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六十七冊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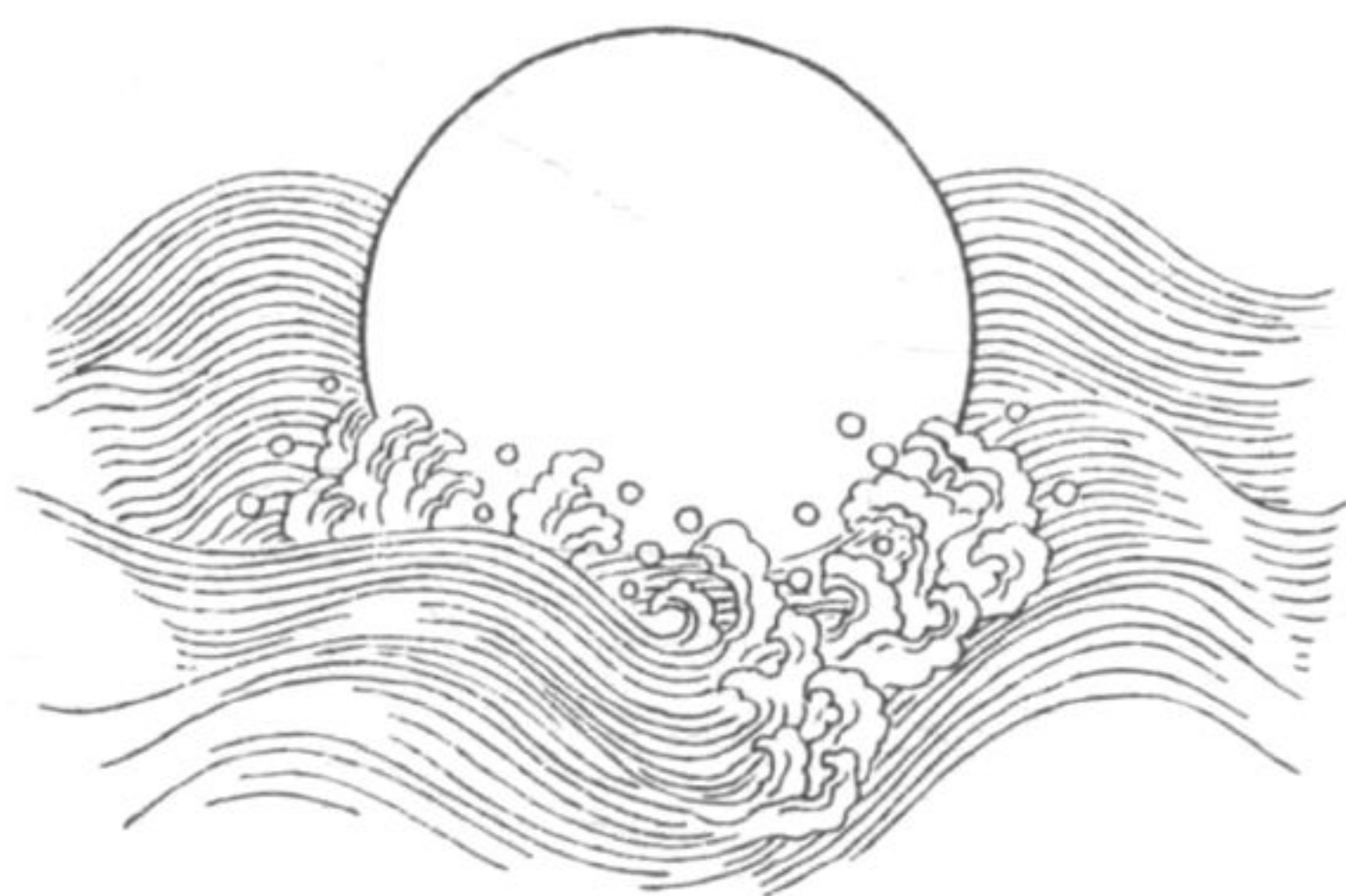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六十七冊

黃山書社



（明）單思恭 撰

甜雪齋文（存卷一至九）

明刻本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族譜小序

譜之爲義大矣哉。萃渙而合離，親疎而疎親，咸是焉在。古學士家，秉筆車載矣，而不數家傳諸異代也。擇焉獨精，語焉獨詳者，蓋其難哉。例之不可以廢也，述例義，厥初受氏，本一人之身耳。

其後也，遂至于莫知何人，迨莫知何人矣。而欲仍邇諸一人之身，雖賢聖其弗能也。木本水源，姑存之以代結繩，述氏源，元失其鹿，豪傑並起，而亾元，桓桓鼻祖，避難來遷，爰卜居焉，白狼之前，耕耶讀耶，世守其傳，述世系，龍門作史，姪羸而上，則微談也，則章班氏之叙傳也，其于彪則詳，夫先人于吾，乃亦可掄揚也。述家傳，人亦有言，杞宋之事，孔子傷之，文獻不足故也，足則能

徵之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識什一千千百，此其一徵。述藝文，君子有穀貽孫子，我則啗之，從俗而可爲，而不可爲也。我則吐之，凡我宗人，金石著之，教誨而子，式穀似之，述宗儀，思恭曰，余蓋因譜族而深有感也。先君子見背蚤，藐焉孤時，方六齡，且不知筆墨，遑問其他，迨稍長矣，抽先人故笥，取遺書讀之，未嘗不涕泫淫下也，曰，嗟乎，已矣，先人其弗可作矣，幸有知也。網羅

其行事，附諸家乘，庶不至泯先德罔聞乎，則起而就伯仲氏索譜，無有也。因遍就族之長老索譜，無有也。諸老人曰，是子之責也夫。維伯若仲亦曰，是子之責也夫。于是竊有志焉。每歲時伏臘，輒把三寸柔翰，以從從諸老人，論先世軼聞，得輒書之，間爲整齊其事，久之譜成矣，幸矣。其少逋于罪戾矣，雖然，猶未也。古修譜諸賢，其人皆能重姓，非文辭瑰瑋，則其位望隆崇者也。又

不然則其强有力者也。夫後兩者卽不關論著。乃若腕中有鬼。其何當于先民。小子之罪戾滋甚。所得與失孰多。而要以先民有言。三世不修譜牒。目之不孝。又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奈何任其寥寥。而不爲私淑諸人也。不遂終寥寥乎哉。夫如是而又何可以弗譜也。作族譜小序。

包稱修白狼草序

制舉家侈言用法。每遇先正最率意之篇。輒指

甜雪齋

文一之三

序

某句爲某法。某字爲某法。數墨尋行。不復敢自置一顰。自伸一笑。間有妙脫蹊徑。超然陳人外者。羣起而反唇稽之。鮮不爲法受屈矣。嗟乎。法者。筆墨之餘事耳。當其儻然而往。劃然而來。筆情墨妙。不可勝用。而肯拾旣殘之瀋。强名之曰法乎哉。古文辭優于法者。至檀左考工聖矣。而後來習其語者。已若唾餘。莊周氏鬼神于文。不法而法。而千載下讀之。猶若新脫于口。乃知從

門入者。果未是家珍耳。此非獨余之言也。亦吾友包稱修氏之言也。而陳崑山之衡吾稱修文也。又嘗言之。其言曰。文之絕世者。必自成家。然以誰爲絕世而追之。則我已入彼家矣。噫。自斯言出。而稱修之文品。從此遂定。文價從此遂張。前此山中之業。與今日闔中之牘。真所云本蹈前良。不埋自性。卓然成一家言者。時文雖小道。此中豈遂無鬼神于文。如蒙莊氏其人耶。所嘆

甜雪齋

文一之四

序

者。稱修未售之先。讀書白狼社時。一褐一椽。一楮一墨。卽令手全帙。易寸觚。市人誰應之者。甚則目之爲狂。爲僻。欲加誰何。而今則寸楮皆香。點墨欲活。無不就稱修而問奇矣。此其諛稱修之影。似妄。欲入稱修之室。而稱修則猶時時舉李北海之言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試聆斯論。則其人其文。仍獨成稱修耳。彼曹子何多事焉。蓋稱修人品。更自落落穆穆。不肯與俗作緣。其

與文之孤行一意皆自疇昔然者惟五言黨二三兄弟夙知其人故夙知其文想海內之自行其嚙笑者讀其文當亦如見其人也

五言古詩稿序

詩之有五言也自蘇李河梁昉也至唐近體出而尊之曰古其稱五言古詩也自唐人昉也唐之爲古詩甚工也至明李于鱗而非之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

甜雪齋

文一之五

序

古詩弗取也古詩之非唐則自于鱗昉也歷嘉隆以來未敢或非其非也其非非唐也則自楚人袁中郎昉也曰近體之有宋也賢于其有唐也古詩之有唐也更賢于其有漢魏也斯言也是或一道也雖然余未之敢盡從也唐之無五言古詩也有其古詩而無古詩也宋人之爲五言詩也無古詩而并無其詩也然則從于鱗乎曰于鱗之于古摹擬工而迫欲肖也譬則叔敖

之優孟也吾弗能也中郎之于古矯枉而過正也譬則操戈而反射也吾弗爲也夫以余之有弗爲也而猶弗能是誠弗能也雖然不敢謂世無其人也其有人焉余未嘗弗知也何也鑒西子者不必賢于西子也蓋余久而獲一人焉其持論古也其取材古也其于近代稱古人而于建安居冢嫡也吾何以進之哉無已則曰玉工之葉玉也何如化工之葉木也雖然未易言也

甜雪齋

文一之六

序

夫其境稍岐也即古作者猶難之而奚苛責也夫其途無異也即令唐人反唇而相稽似不得曰明無五言古詩也或于鱗復起而持衡似不得曰有其古詩而無古詩也又或中郎繼起而矯偏似不得曰彼爲輸攻而此非墨守也將古詩以斯人重抑斯人以古詩重耶斯人爲誰廣陵邵潛潛夫也序之者爲誰同里單思恭惠仍也

何許卿先生全集序

思恭來游延令有私恨焉有私喜焉客曰離况索歟土風樂歟此非思恭所由恨且喜也顧念遲吾游十許載令吾眼中無生許卿先生而又念幸從敗楮中手錄其遺文成帙令吾腕下猶不歎許卿先生于是乃爲序序曰吾今知異人私材于天固別生美氣也蓋談構撰于今代竟難乎爲材矣語韻者束之以排壓之以格其什

甜雪齋

文一之七

序

五。酬。送。慶。弔。非。必。其。所。欲。爲。也。卒。無。不。應。者。辭。多。而。情。寡。哀。也。滋。甚。間。一。二。工。矣。又。多。詘。于。文。苑。句。不。得。五。七。字。外。篇。不。得。什。百。語。外。文。其。詩。而。詩。其。文。兩。端。相。笑。未。有。訖。時。更。可。太。息。者。則。方。童。子。十。餘。齒。先。入。以。講。師。蒙。說。既。乃。中。以。薄。士。制。義。悲。哉。往。而。不。返。也。美。氣。絕。矣。焉。得。材。思。恭。曰。吾。讀。許。卿。先。生。構。撰。而。乃。知。異。人。私。材。于。天。果。別。生。美。氣。也。客。曰。何。如。曰。客。且。無。遽。衡。先。

生構撰。試與道先生狀。不佞蓋聞之。延令人云。先生二十年授經糊口。互淋浸齒頰者。論語諸書而止。又所得脯資。隨手散去。且不能購古籍。何由漁獵。卽爲孝廉小展矣。而猶十年許淫思制義。不攝魄不休。其狀咸若與詩古文辭左。蓋頃數年。而天下始好以才士之業。合制舉家言。在爾時猶未也。一冠進賢。復著作吏。手板簿書。了當公事已耳。乃安從得此餘晷。世上異書悉。

甜雪齋

文一之八

序

從兩眼入。飽胸腹間而出之。腕下泠泠乎。僂僂乎其詩耶。刁刁乎調調乎其文耶。鏗鏘大篇。寥寂短章。或縱橫衝擊。或遊戲俳諧。咸極要妙。意其人睂目脣吻間。盡靈異之色。一以爲騷人。一以爲文人有美氣。而無蒙氣。今歿矣。猶有生氣。而無歿氣。若此者。客以爲何如也。且客不覩夫吾繩之先才鬼乎。以子相之韻言。而文筆縛焉。不副。况乃其下者。賴先生一宕其靈。而脫其縛。

也。歟哉。廣陵遺散。不在天上。不在地下。而在先生七寸管耶。是思恭所由喜也。恨乃不勝喜。雖然。雅聞先生酒人仙吏。半世風流。殊不自桮。嗟乎。嗟乎。使臣得遇何先生。當有心醉神酣。不虛吾游屐者。乃當吾世而失之。徒令渴遺風于十畝之故宮。二三之老宿。與夫寸楮尺編之上。且其遺文散落者。猶什三也。客曰。嘻。是子所由甚恨耶。喜乃又不勝恨矣。

甜雪齋

文一之九

序

東游草序

世間所最肯者情。情之逗爲韻。決爲才。其波流也。自餘勲伐名理都朽具耳。不佞嘗視古名人作矣。緣其構撰量其情而合離之以知其人。有不失一暨友四方諸名人。傳其情。衡其構撰曰。如其人。如其人。亦百不失一。因自嘆母太比于情耶。然自不能遣此頃客。延令首晤。朱不疑氏覺其眉宇間情字隱隱欲下。已進余戴立九氏。

如不疑已進余丁文開氏。如立九每晤輒歡。去輒悱惻而神不怡。何遽肯人至是。立九不疑。差伯仲。文開齒先余二十年許。余何敢以鴈行進。乃文開不爾也。呼余小友。爲問所構撰。出東游草示焉。東游者。去其鄉筆耕齊魯。宛余游延令云。但余所爲筆耕百餘什多。兒女子語。大人先生。不願見之。以視東游一編。其倍余十矣。余之遜是編者。情歟。才歟。韻歟。是三者必居其一。

甜雪齋

文一之十

序

而三君子爲余贈言。一曰。惠仍能今語才也。一曰。眉語色飛。語韻也。至文開氏直曰。冷眼熱腸。語情也。噫。夫子自道也。蓋如其人矣。余則安能。間語不疑。不疑曰。嘻。有是哉。子之貌。文開氏如文開氏之貌。子也。雖然。亦兩自貌耳。且子何以多兒女子語。夫兒女情多。非古名人語耶。時有尋香人在座。余笑睨朱生。不應已。而次其語曰。是可以序東游草矣。恨立九已往南國。不共來。

把讀之。

匪莪軒制義序

東海之側有五山焉。其間爲文者恃山川之氣。雖時牒亦好言奇。而余不能奇。頃游延令。延令人強號余曰奇。而余始不得不自以爲奇。雖然。余惡夫已不能奇而心害人之奇。更惡夫已不能奇而謬云不必奇。吳陵周夢翁嘗語我。所欲手自批其頰也。余故喜夢翁之奇。而延令友人

甜雪齋

文一之十一

序

張無災。則語我夢翁歿友王德仲之奇也。讀其詩。我以上人。已更語我德仲長君大美之奇也。讀其文。亦我以上人。人盡賞與。已同吾獨賞與。我異其同我者。阿我者也。其異我者。抗我者也。夫文之不同。有如其面。吾豈能必子面如我面哉。抑亦但知大美有手不佞。有口無灾。有目夢翁有友德仲。先生有子而已。鉸成。顏曰匪莪。志感也。蓋大美見余。亟道其先君子爲流涕焉。余

先嚴早背。其數之奇與大美同。乃文之奇則大美似過余三十里。余無策以企之也。歸且問之五山諸好言奇者。庶有以策我。而茲先以鉸之大美之文之前。

日譜序

嗚呼。此白狼陳適于鼎。所爲庚申十六日譜也。譜成之百三十日有奇。而于鼎歿矣。歿之後十日。不佞爲有韻之文十章哭之。又十日。而其兄

甜雪齋

文一之十二

序

于路于到。以日譜來問序。不佞不佞遲遲。則曰。惠仍自愛。而于鼎不愛于鼎耶。後世誰相知。定于鼎者。余聆斯語復哭。輒展譜讀之。讀輒哭。哭輒乙。乙又哭。又輒讀之。輒又哭。且乙。蓋隨讀隨乙者數四。而乃卒業也。譜無幾耳。余太比于情耶。情生文。余能爲于鼎序。文生情。余又不能不爲于鼎序也。憶于鼎從余游時。甫十齡云。而所爲文業奇甚。間舉一試。目授之。余方吮毫。于鼎稿

且脫矣。嗣是相依者二載。無日不朝於余而夕於于到。若將尸而祝之。而余實心愧其能。每太息。以吾一日長乎爾。吾蔑如也。其明年。與余同試。有司不售。諸同人爲余流涕。于鼎亦不自於邑。而爲余流涕也。余因去爲延令。游歸而于鼎益嗜奇如渴。刃發繭抽。諸推吾黨者。極推于鼎。且也于鼎貌腴而中堅。下至談姑布子卿之術。鮮不卜其未艾者。有何天法。僅衣青青者衿以

甜雪齋

文一之十三

序

歿其去褐寬博何幾也。天乎。余將排九閭而詰焉。當亦無以應我。既而思焉。曰。噫。有之。夫于鼎之年。則春也。而其人其文。則不啻夏矣。寶成矣。氣肅矣。秋而冬矣。歲既冬。其又何之焉。卽今所爲日譜。小言耳。言而哀言。而激言。而怒言。而冷言。而與言。而幽讀。至三行以下。便有長吉鬼才之疑。中人肺腑。溪刻天折。其然是其然乎。抑司命者既奉于鼎以如是才。而復責以老詩。以顯

榮求多無已。司命者寧不揶揄。且于鼎寧以彼易此也。語有之。楚聲峭厲而悲壯。吾罷于春秋爲楚。令于鼎是譜而傳。卽不敢與沉淵之騷辨爭妍。而能使讀之者生情。而釀淚。或亦以楚聲被白狼乎。然生世十有六年。置弗譜。而獨譜庚申。卽庚申之餘日。置弗譜。而僅譜十有六日也。此又何居。豈其識耶。吳虎侯曰。于鼎再來人。其以十六日當十六年也。是現文人身而說法也。

甜雪齋

文一之十四

序

可無悲也。雖然。他人可無悲也。余則安能。蓋余讀春秋之絕筆于獲麟也。于時亦庚申云。而尼父掩袂反走。泣下沾襟。曰。嗟乎。吾道窮矣。

二游稿序

山水者。文章之肺腸也。每見老生宿儒。胸有宿物。不以結寸縈勺水之緣。間與目境謀焉。強以雙趾赴之。而神不許也。卽窮年濡墨。竟日吮毫。徒剩瀟耳。誰能以純灰數斛。爲滌其肺腸哉。惟

夫文人才士之胸。則不以貯米鹽。而以盛丘壑。信一山宿一水。其胸中常爲之峩峩焉洋洋焉。卽不爾。想之所赴。魄之所營。染翰之所及。臥游焉。筆游焉。一吐語而墨山筆海。出沒于紙之上腕之下。山水不言。而此若遙以代之言。然則文章者。山水之齒牙也。吾友江郎契此。滌仲。分大小阮。各具妙才。有讀書西子湖頭之約。滌仲遂行。契此以問字者多。履及于室皇而止。其所居甜雪齋。

文一之十五

序

故隣江上。讀書之室。薜蘿縈遶。極力娛人。契此每拈一義。輒對薜蘿作湖上想。因字之曰薜游。而會滌仲湖游諸篇。至自湖上。遂有二游之目。持以示余。驟讀之。文耳。諦視之。非文也。其生韻撩人。則六橋佳麗也。其老筆紛披。則孤山疎影也。其澄空映秀。則湖心之員魄娟娟也。其奔馳奮擊。則又錢唐之怒潮。勢洶洶欲崩屋也。蓋兩君夙饒奇癖。而山靈願與締交。直乞靈十指。爲

發舒其勝耳。故曰文章者山水之齒牙也。余耽勝與兩君不異。而濟勝之具。則玄度以下人。卽狠五几案間物。而畏陟其巔。陟必以筇輿也。輿人告勞乎止矣。朋從體便登陟者。余對之色飛而口呿。是安能爲勝游。而又所居城市近囂。薜蘿削色。吾猶爾爾。何以笑彼胸茹宿物之老生乎。無已。則從契此乞江上綠蘿。被余屋上。日夕坐卧其下。取二游稿對而哦之。庶浣淨吾數年

甜雪齋

文一之十六

序

來塵土肺腸也。故曰山水者文章之肺腸也。

罵古篇序

近代之工于罵古人者。莫如李溫陵袁公安氏。其辭河漢。其議倣詭。其意好翻一成之案。而立一家言。當世能言之士。其尊古者非之。其非尊古者是之。而余以爲皆過也。蓋余嘗爲之說曰。溫陵公安正佞于尊古人者。說在眉山長公之記蒙莊。其言曰。莊子蓋助孔子者。人自得莊子

之淺耳。楚公子微服出亡也。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爲非事公子之法。則可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說。又在白狼胡子之治經生言。其言曰。今人多嫚罵我者。妄意我眼中青白。不少借人。雖然。卽戟手向我。我不敢反脣而相稽也。維是罵古之癖。時時有之。知古人無恨也。蓋所申申而詈者。無幾焉。其才倍我者。罵亦倍之。其

甜雪齋

文一之十七

序

才什我者。罵亦什之。若其才千百我者。罵且千百之矣。不然。縱有喙三尺。豈其不解作磨甕堅。而曰古之人。古之人也。由是顏其讀書之室曰罵古。標其投人之刺曰罵古。題其所著之篇亦曰罵古。余讀而前說之曰。甚矣子之佞于尊古人也。甚矣子之似溫陵公安也。甚矣子之似長公之說蒙莊也。雖然。蒙莊也。長公也。皆古人也。溫陵也。公安也。今人也。而不當子之世。則亦今

之古人也。其爲千百于者乎。其爲什于者乎。其爲倍于者乎。其爲僅足當于者乎。之數者有一焉。其不免于子之口也。固也。乃子之才而倍于今人也。其罵子者亦倍于也。子之才而什百于今人也。其罵子者亦什百于子也。嘻。可畏哉。夫其口衆。我寡。胡子笑曰。有是哉。子之佞于尊我也。我其古之人耶。子過矣。子過矣。抑有人焉。爲楚公子之隸。臣令我得脫于門者焉。斯已矣。

甜雪齋

文一之十八

序

明世說新語序

稗官非正史儔也。然而兩漢以前作者之權。在正史。魏晉而後作者之柄。在稗官。唐人稗官家。至百四十種。幽奇怪麗。鬼神于文。視新舊唐書。工拙較然。其最著者也。曰姑舍是不有典午氏。乎。一代風流。最堪摹畫。而讀晉書者。甫舉其凡已。捲卷而思睡矣。臨川世說。載記不殊。獨以齒利舌甘。筆歌墨舞。遂使稗官張價。正史無權。爲

千古韻言之冠。後世師祖風流者。何氏輔之。弇州補之。輔之者。猶是大官之餘庖。補之者。直躋晉人之兩廡。余蓋爲弇州左袒云。惜也。昭代

之闕如也。弇州當時。但因何氏本書而稍芟之。故未遑及。余每太息。二百年來。清言韻事。湮沒爾爾。豈裨官之統中絕無傳耶。意頗欲爲采輯。奪于制科之半。卒卒未成。而屬坊間一雕本。業先之矣。亟取矚之。與如鄭玄之遇服虔。悉捐舊

甜雪齋

文一之十九

序

業而展卷之餘。匿笑不禁。且愈動我采輯之思。遂成此集。以佐酒杯。而間有一二友生。起而難我。謂前有義慶。後有瑯琊。藝苑諸賢。故難畱足。何元朗才小不逮。便成吐棄之觀。子豈其兄事元美。而第畜元朗耶。余聆之。而未有以應也。然間竊取弇州公之談藝矣。其言曰。千載而有子長。不復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其宮殿麗邑。詔令辭命。不雅馴。不稱書矣。其人無籍信荆。聶

原嘗無忌之流。足摹寫矣。其書無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足蓄藪矣。嗚呼。茲言則豈惟史記哉。卽世說猶是耳。彼其所載。嵇阮王謝之風流典午。而外希有也。所引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典午。而外希有也。蓋至于宋。而深中厚默之說興。所稱清言玄致。又希有也。此固弇州所不能強齊于長者。而安得不絕響于元朗也。其又奚責焉。我國家日月重開。一洗前朝舊習。弘正嘉隆

甜雪齋

文一之二十一

序

之際。則作者代興焉。迨顯皇帝壽考。作人益復彬彬郁郁。文采所映。波立雲流。多至不可量載。微第就唐宋諸賢。取大彼故當遜席而逃。浸假跡司馬氏。而續古史記。卽臨川心折矣。而若之何其難一裨官哉。且也坊間雕本。旣已流布人間。僅供撫掌。若遂舍旃。將令後世以明無人也。必曰千古而一臨川。不應從門更入。則余之不屑臨摹久矣。維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

之磊塊茹之吐之奴之主之鼓之舞之較諸坊本或差有微長焉耳縱彼唐人百種猶難驕我稗官之權而矧夫已氏也是可枉難我者之口矣是可枉難我者之口矣

十五國風刪序

輦轂之下四方所瞻籍名虎觀君子六千曰鄉序困人而取償于燕入宮見妬功令束焉雖然北方之學者似未能或之先也刪北都第一

甜雪齋

文一之二十一

序

維茲南國高皇所都毓爲人文闡闡詩書虎穴探子龍領得珠大江南北咸有是夫而區區耳食者必欲左吾翫而右三吳吾黨聞之曰噫其然豈其然乎刪南都第二

武林西湖天下甲也菁蔥藻潤人所樂也清冷幽奇人所畧也山水文章允相若也吾所取者脫人縛也與其煩兮無寧約也刪浙江第三制科一道束人眼耳吾所服膺臨川若士鬼神

于文衙官百氏詎徒曰大江以西一人而大江以西之奇寔萃于此後來畸人皆其弟子刪江西第四

吾每思噉生荔枝而猝不得一顆每夢游武夷九曲而醒猶高卧又每欲盡搜其閨中之奇者配焉而衡鑒太苦善乎羅景綸之言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刪福建第五

甜雪齋

文一之二十二

序

疑者曰楚國之風何以不錄于尼父而吾所錄者直尊之曰靈均以來此秘未覩刪湖廣第六齊魯文學自聲教繩趣尺步多常調畸人諸義從吾好讀之一過一狂叫下士聞之則大笑嗚呼老氏言何奧不笑不足以爲道刪山東第七晉國天下莫強焉力不足者多學而識之述而不作何以謂之文也彼所謂豪傑之士拔乎其萃郁郁乎文哉是以謂之文也刪山西第八

小戎諸篇。秦風爲盛。誰典公車。未聞超乘。已西之役。公安爲政。寧稗而奇。毋蕪而正。遂令擊缶之遺。不減南風。日競然則。秦楚匹乎。噫。楚人勝。刪陝西第九。

南河之南。是爲中原。中原之音。或曰中聲。是役也。爲舍昔而求諸今。爲標異而汰其平。簡兮簡兮。無可增。毋乃太簡乎。曰可也。簡刪河南第十。東粵偉人。楊貞復氏。宦成諸篇。殊有深旨。闔中甜雪齋。文一之二十三。序。

之牘。差可商耳。小加琢磨。無間然矣。餘光映人。來者未已。刪廣東第十一。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故東南之僞。倦于收而勤于舍。三代之志。善善也長。故百粵之間。特寬其法而簡其良。一進一退。各不相妨。刪廣西第十二。

明脂大肉。久當厭去。珍錯小品。噉之惟恐其不繼。吾所取乎蜀中。正爾貪其小異。脫令北學于

中國。不知當復何似。刪四川第十三。

黔之賓興。殊少快意。壬子開先。筮爲吐氣。讀其名程。開闢天地。竟陵嗣來。拔新領異。茶有別香。泉有別味。詩有別才。曲有別致。旨哉夷陵太史之言。庶幾伯敬先生之趣。刪貴州第十四。麟經之錄。邾莒其事。不悉書焉。然未嘗不列之也。延陵之觀。周樂自鄒以下。無譏焉。然未嘗不奏之也。噫嘻。以此觀風。可以搜僻壤之踪。而又甜雪齋。文一之二十四。序。

南宮吹雅錄序

焉知滇之無雄。刪雲南第十五。

洪永以來。風氣未開。宣泰之際。體裁粗具。粵推正宗。僉曰成弘。爲屈一指。王文恪氏。樂平雲間。具在所刪。請益無已。更一屈指。錄成弘第一。吾于正德得文之正骨焉。其兄事成弘。而弟畜嘉靖者乎。嘉之季。則靡矣。其不靡者有諸。曰有之。嘉之初年。于斯爲盛。雖然。歷數科來。幾人而